

喜岳·云庐
刘昭吟

非常之常。非凡之凡。



云庐夜间全景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
摄影：苏圣亮

喜岳·云庐很有名，不是八卦耳语的有名，而是正经获奖的荣耀。云庐所获的国内外大奖有许多，诸如DOMUS第五届改造与保护类国际大奖银奖（2015）、ARCH MARATHON奖、《城市·环境·设计》（UED）杂志“2016中国最美民宿大奖”、2016中国最具品质的民宿精品酒店奖等，更被《旅行者》杂志誉为“桂林山水的乌托邦”，与安缇·法云和雨林老屋齐名，被评为中国村落改造的最佳案例。

然而，在我接受宇扬的邀请参与本文撰写之前，我对云庐一无所知，仅能模模糊糊地描述“是不是刘宇扬的那个、好像在广西还是哪里的民宿？还是酒店？还是农民房？”在我开始采访后，相对于云庐的知名度而言，其创始人曲明、建筑师刘宇扬、投资人周欣，甚至云庐自身，却都平凡到没有任何惊艳或惊乍之处。曲明一问三没有，没想过风格，没想过运营，没在求道；宇扬没有摆弄譬如叙事、场所、本源、对话、共生等这些令人肃然起敬却摸不清具体含义的专业措辞；周欣没有提到过一次“商业模式”，并且对于我“金融业给你的训练难道不是立马成功”的问题，直接斥为偏见和误解。

“建筑师在乡村”是个药引子。当外部力量进入村庄产生化学变化时，建筑师与建筑都只是其中之一，既非伟大到成为全部，也不可能孤立到只是唯一。值得探讨的是整体，云庐与在地、云庐人与在地人，而我的报道仅仅是局部。

喜岳·云庐：非凡之凡

初访喜岳·云庐，惊艳的不是云庐，而是当地非凡的喀斯特地貌。阳朔山水本身就是人们到访的理由，它能捕获人们全部的注意力，并且使人怯于使用言辞去形容它。难怪古人也只给予了定位——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阳朔山水甲桂林，而没有描述。

东北人曲明对这里的形容是“俊秀，尖壮，有光透进来”。曲明被阳朔吸引的第一眼是看了电视报道的月亮山。在他亲身探访、身临其境时，被这“俊秀，尖壮，有



光透进来”的地景惊呆，便在漓江徒步来回寻找那可能召唤他的村落。第一次的寻访，空手而归，但冥冥中他总觉在漓江遗失了什么；一周内再次飞回漓江，找到竹丛中露出的几栋黑瓦黄土房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。

桂林人周欣在喀斯特地貌中长大，遍游世界知名山川，但无论多出名，她都觉还是桂林美。“秀美与俊俏的结合”是周欣的总结。她说：“当你成长的环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景，又是你的日常一切，那么（它对你来说）就产生了崇敬与亲近的双重性。你觉得（它）很独特，又觉得它是你的。”是的，当夜幕垂临，人造物隐去，这尖壮的身影进逼眼前、伸手可触，巨大而不压迫，以银河繁星为幕，自有神圣性，崇敬而亲近。

然而，云庐却有些令人失望。正如张爱玲所说：“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，总是先看见海的图案，后看见海。”像我这样带着调研任务的人，总是先看见云庐美照，后看见云庐本尊。在云庐美照中，云庐是那样遗世独立，任周边谁都无法侵扰它的风采的一分一毫；但在真实世界中，无论闲坐还是开门推窗，你都无法忽略周边楼房对你的视觉侵占。2012年，仅仅在曲明交了房租的一个月内，紧贴着云庐的地块上便建起了新房。对此，曲明受到不小冲击：“那时心里落差很大，很失望，在路上站了老半天才走进去。自己的梦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当时合同签了，钱都交了，也只能接受了。”

左：无法避免的周边建房潮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
摄影：苏圣亮

右：地方政府出资出工修建的兴坪地区农村建筑
供图：刘昭吟

把房屋租给曲明的老乡在自己的土地上另建新房，这有其合理性，否则你让老乡住哪儿呢？建为楼房亦有其合理性，老乡总得为以后儿子娶媳妇做准备吧。难以理解的是，地方政府出资出工为民众加装的纯装饰的马头墙和木栏杆，以粗暴之势成为村落建筑的新风格。新建农民房在位置、规模、形态与空间关系上，本就缺乏规划层面上的协调与互助机制，而雪上加霜的是政府强加的、与在地无关的风格审美，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以“美丽乡村”“示范村”等各种名头直接介入的“创建运动”。曲明说：“当时阳朔的美与现在云庐的美有着天壤之别。”若政府对新农村的建设并非致力于一种协调机制，可以预见，我们失去的美将更多。

但在云庐安顿下来仍是愉悦的，没有多余的字可形容，除了“舒服”。云庐不是独栋民宿，不是联排客栈，它是小规模的精品酒店，占地10亩，7栋房屋，27个房间。它入眼的和谐是：客房都是土坯房，外立面静雅，内部装饰并不小清新。每座土坯房有自己的院子，适宜独处。那座体量较大的毛石墙新建筑是餐厅，与广场连成一个主要的公共区域；广场保留的老压井是孩子们的游戏场，户外长餐桌嵌入的多肉透着生气。房屋与房屋之间是“仿佛没有设计痕迹，但若非经过收拾绝不可能这样舒适”的空间体验，譬如，石板辅以碎石边界的小径引导出空间之间的联系，碎石边界与蔓生的野草自然交融的生机，区分院落而又不封闭的、低于视线高度的石墙，界定空间领域的地面植栽……这些都并非按图施工所能一步到位打造的，而必然是日复一日、边住边加、边加边改生长出来的日常在地之美。

石墙上的木框盆栽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
摄影：Oliver Huang



有生命的石板小径
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

摄影：苏圣亮



云庐的舒适感，部分也源于与肌肤直接碰触的室内软硬件。室内没有秋千，没有老树根茶桌，没有古琴，没有情人椅，没有纱帐，没有希腊蓝，有的只是舒适度高、质佳耐用、触感柔和、天然色系的床、床头柜、衣柜、卫生间，以及对于我这类旅客来说极其重要的书、桌、椅——阅读空间。

除此之外，我尤其被“门”吸引。它使我确定即便是再平常的人家也会在门面处费心，这是屋主的自重和待客之道。云庐的土坯房，采用与泥砖不同的青砖或条石界定门的范围，上有门楣下有门槛，并有石阶拾级而上，以确立门的中心性。青砖条石所确立的门界之内有木门框，增加了门的层次感，也强化了中心性。门楣处的两根纯装饰圆木或八角木柱增加了门的仪式感，与木料色泽一致的两个金属门环又与那两个门楣圆柱相呼应。门内，光线穿透木板缝，老木门的木纹和粗质表面闪闪发亮，门槛石如柱础般凝固了这一刻。所有部件是如此和谐互助地共同形塑着门的整体性，仿佛这些部件是从这个整体性中“生长”出来，而非“加总拼合”。这些漂亮的入口是怎么办到的？宇扬回答我：“门都是回收的。”我不禁心生感谢，感谢云庐的所有者和设计师下手轻缓，保留了如此平常的美学。同时也不禁想起亚历山大的措辞：无名的品质（quality without a name）。也许这也正是宇扬更愿意从时间中追寻空间的原因。

喜岳·云庐的设计过程：顺服常道

曲明租下这片民房后开始遍访设计师。作为一个野惯了的旅人，他想要一个顺服自然的设计，而不是把设计师的设计拗进自然里再冠以“融合”之名。几个月下来皆徒劳无功，直到他经人介绍与汪莹打了通电话。那通电话里，曲明听到汪莹强调尊重老房子的原则，“她说，‘不要把它设计成设计师要的东西，尊重是基础’。我说，‘就是你了’。”于是室内设计师汪莹迅速地邀请建筑师刘宇扬一起与曲明面谈，三人一拍即合，对于农村非历史保护建筑的实践踌躇满志。汪莹负责室内与景观，宇扬负责规划与建筑。

“顺服”便是云庐之所以舒服的秘钥。

曲明对于云庐的定位很简单，甚至是天真的。他说：“我就准备这些钱租这些房子，20年租约，改造做到极致，没想过回报。”宇扬回忆：“他就想有一个地方



与朋友一起玩儿。我们就想，你不玩的时候房子是空着的，我们就与他商讨，用特别不情怀的方式做这个情怀项目。”于是，在项目初期，三人一起调研了阳朔地区的酒店民宿，明确了市场仍处于空白的精品酒店是云庐的定位。

产品定位确定后，他们并未马上着手做方案。排水、化粪池、变配电箱、管线等这些农村最缺的基础设施的搭建，虽然是毫不浪漫的、花钱最多的工作，却是开始建筑方案的前提。三人在基地现场共同决定了规划设计原则：保留土坯房，做内部改造，对景观做整体改善。“第一次做农村项目，不确定要怎么做，但确定不要怎么做。不要很现代，不要改动很大，不要增加封闭性，不要宏大。”在宇扬的陈述里，就只有这些简单的原则。

然而，在这种简单里一定有什么打动了宇扬的心。宇扬描述土坯房时，有一种小孩子玩黏土的快乐：“红砖房和土坯房代表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。红砖是工业化批量生产；土坯是农民自己夯土，用一个木盒子，把黏土、稻草、抹灰放进去夯实，就成了土坯的形状。土坯房两周就可以盖好，钢

左：
云庐保留并修复的土坯房屋入口
供图：刘昭吟

右：
土坯房门内，木纹粗质表面闪闪发亮，门槛石如柱础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摄影：苏圣亮

钢筋混凝土则要等21天干透。这个对比很有意思。于是我们就想做个试验，使老土坯房适合现代居住。”

对于宇扬来说，玩黏土的快乐深处，存在着“真实”生活：“（这个过程里）打动我的是村民互助盖房。全村一起来，两周，只有房顶屋架需要从外面找师傅来搭。任何农村、城市，只要流传几百年下来的，都是自然、合理的美学。老乡世代代住那里，按他们的实际状况与能力建设一家几口需要的房屋，不是徽派大宅大院，也好看。老乡依据能找到的木料，决定面宽与进深；砖的体积与是一个人上手或是两个人一起搬有关，不会特别大；石头就切得比砖小，因为石头重，没有机械设备怕搬不动。这些都很符合村民的生活习惯与工作方式，世代代传下来。但现在村里没有年轻人，不这么盖了。所以这五组土坯房，能留多少就留多少，我肯定不会拆它，因为拆一个少一个。”

土坯房的保留，是曲明失而复得的初心，是汪莹的专业理念，是宇扬的真实世界。保留的共识不是被讨论出来的，它本来就在每个人的心里，只是被召唤了出来。但它的实际工作并不容易。桂北土坯房为“三空”房型，中间是厅堂，两侧是房间，二层储物。改造时，中间厅堂保留其集体性，功能转化为房客交友空间；两侧上下各两间客房，但这就出现了二层层高问题。由于二层是独立房间而不是套内夹层，客房不能标准不一，使客人不舒服，那就必须加层高。“加层高就面临设计纠结：

云庐保留村落错落肌理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
摄影：苏圣亮



云庐保留村落错落肌理
图片来源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
摄影：苏圣亮



加上去的墙面如何表达？通透还是土砖？汪莹曾有一稿方案是加玻璃，我感觉不太对，觉得那是建筑师在表达自己……关于历史建筑改造，我认同新旧要有差别的主张，可是在这个方案，加玻璃似乎是为了新旧表达，而新旧表达会对体验产生影响。最后，这个土坯房就按旧方法做。因为原来的屋顶漏水漏风必须修，就借屋架下架把山墙往上加，3层砖，60~70厘米。做完后，砖的表面比较新，但是下几场雨后就看不出来了。不特地提醒，别人都看不出做了加高。”在宇扬的这段“设计纠结”自述里，我听到“体验者”被放在主体位置，由此而来的是遵循日常，以及专业形式主义的让渡。

村落尺度的肌理是由宅基地的分布所决定的。云庐非横平竖直规整排布，而是略有错落的小趣味。“这种错落，不是我画的，是保留的结果。”宇扬有一种不居功的理性。宇扬的开刀手术主要施行在入口处。云庐入口处拆掉了一座砖房，改造为接待区、缓冲区和餐厅，餐厅与广场相连，使“入口—餐厅—广场”三位一体，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公共空间，而土坯房小院则是较为私密的居住空间。广场原是两户人家的院子，拆掉两家之间的院墙使其成为一个整体，保留的老压井可动手压出冰凉的井水，使这个广场拥有活力中心。介于接待区与餐厅之间、作为等待和过渡的缓冲区，要做“虚”，但又不能真空，于是采用轻质的阳光板，成为能使光线穿进来但有所遮盖的中间地带。当地多雨，下雨时，有阳光板覆盖的缓冲区能使旅客在办

云庐入口与餐厅之间的缓冲区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摄影：苏圣亮



理入住、退房、等车时，临时置放行李，是使酒店管理功能顺畅的设计。作为使用者，无论是酒店经营人员或游客，都感受不到任何强迫性信号的提醒：看，这是设计。

餐厅的原初构想是玻璃房，向正前方的大片农田敞开，使良田美景尽收眼底。然而，在宇扬第二次去基地时，那块良田已被新建房屋占据。这便不得不更改方案，改为毛石墙开大窗，佐以钢结构、玻璃、炭化木和青瓦。从村道望向云庐，人们的视线被大开窗投出的暖光和饮食的幸福所吸引，那片毛石墙仿佛原本就在那里，经历了些许岁月。宇扬自信地说：“我的破题很简单——使建筑融入肌理。”也许是建筑师的内在与当地气质发生了某种整体性的共鸣，用曲明的话来说，是“能量场的交互作用”，也许这肇因于建筑师对当地营建常道的一种顺服。

喜岳·云庐与在地：链接内生力量

云庐周边的新建房，即使摄影师能够取巧地通过拍摄角度使之隐让，即使建筑师能够通过设计缓解不和谐，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：一个外来的投资者与村庄的关系。

云庐，不是没有被泼粪、被卡车挡道过。它象征着一种城乡文明冲突，尤其在对契约和产权的理解上。对于曲明来说，按照租赁合同，“乙方在承租期间，拥有该地的全部使用权，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的任何经营策划”；对于老乡来说，你在我地盘上做事，却不按风俗习惯来走动、来沟通，这是看不起我。对于曲明来说，我租下了这一整片农民房，在这村道上修一道门，合情合理；对于老乡来说，你跟我们租的是这几户人家的宅基地，村道是村集体的，不属于任何一户人家，你没有权力在村道上修门。对于曲明来说，云庐是他的梦想，在这个梦想里，“国际范”很重要，所以曲明招人的刚性条件是懂外语；老乡对此有意见，噢，这本来是我们的房子，你现在要招人，还不请我们，去外面请人，嫌我们不懂外语，看不起我们。

周欣，从2014年云庐试运营起就是云庐的常客，2016年成为云庐的最大股东。周欣接手云庐后，将员工比例逐渐调整为当地人占九成，其中不乏兼具村民、员工、房东三重身份者。暑假期间，有员工把孩子带在身边工作，一日，孩子因吵闹被店长斥责，员工不禁有怨——这房子本来是我家的，于是一气之下叫来卡车堵了入口。周欣没有去教训员工不许带孩子来工作场所，没有去教育店长对员工说话要更



望向云庐，餐厅的大开窗
投射出幸福的暖光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
摄影：苏圣亮

有技巧，她思索的解决方案是：在村里给孩子们建一个有图书角、有游戏角的公共设施。

周欣似乎本能地能在问题的脉络里而不是文本上寻找解决方案。相对于曲明的话少或懒得解释，周欣能自然而然地与老乡打成一片。周欣向老乡租地建员工宿舍，20年后房屋归属老乡，这一来，老乡就会介意房子盖得好不好，建材房型各方面都得经他同意，而且由他监工。我问：“这样不麻烦吗？这样会不会盖出你不喜欢的房子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？”“我不想租老乡现成的房子，这会导致他们必须搬走，搬了也是在这地上起房子，又是一样的问题。”说罢周欣趋前去看老乡买了什么好菜，说今年的柚子不行。

相对于曲明与老乡的关系停留在合同上，周欣与老乡的关系则交织在生活中。在周欣第一眼看到云庐的房东手上抱着的孩子时，她便知那孩子患有身心障碍方面的疾病。周欣是宝贝基金会（Baobei Foundation）的理事，曾帮忙救助了150多个先天重度残疾、被家庭抛弃的孩子，而她这一次却被房东这一家人感动，因为他们没有抛弃自己的孩子。所以，即便房东之前在云庐餐厅前建新房，使餐厅损失最好的景观，迫使宇扬改方案，周欣仍认为，“这个家抚养这个孩子很了不起，所以我并不觉得他们起的楼好看或难看是回事儿。”于是她启动手边的资源，协助房东的孩子到上海看病，并提供理疗仪器。

相对于曲明对国际范的执念，周欣则表现得相当放松。曲明曾安排希尔顿前来培训云庐员工，大酒店的标准作业流程很严格，员工接受不了。周欣却认为，最乡土的也许是最世界的。她把村里的服务员拉去莫干山培训，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搭飞机。她让员工保持自己的风格，关注如何把他们最好的部分提炼出来，而不是将他们训练为标准模版。这种放松来自周欣对国际旅客的信心：“这些外国人能这么大老远从他们的国家来到这里——不是通过旅行社，而是自己来，一定有他们自己适应环境的办法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人，不用担心他们的沟通能力。”信任游客与信任员工是一体的两面，周欣接着说：“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说外语，这是不现实的。你所有的人力必须是内生的，这是他们的家。”她指着在吧台洗杯子的员工，“那位大姐是我们的员工，她女儿高中毕业后又可以成为我们的员工，如此源源不绝，而可持续。”

回到外来者与在地的关系，周欣的心得是：“所有的村民都这样，他们对于有人愿

游客在云庐餐厅就餐、畅谈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摄影：Oliver Huang



意把这些知识教给他们，是很感谢的。生活中互助的小事多了以后，村民就会觉得‘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赚钱’，慢慢地就不来惹事了，而且反过来支持。所以（这二者的关系）不是绝对的、对立的。”

喜岳·云庐：非常之常，非凡之凡

喜岳·云庐是成功的吗？基于云庐的知名度，人们说云庐当然是成功的。但是精算的人们马上指出：云庐是千万级别的投入，如果不能短期回收，都是下沉资本，能说是成功的吗？如把议题限于金钱计算，扣除配套设施和景观，摊在土坯房修缮改造的成本，平均一栋50万元。相较于多数民宿钱没少花品质却多有惊乍，云庐证明了农民房的改造可以既经济实惠又高品质，可以是农民可支付的修缮成本，这对于“建筑师在乡村”具有标杆意义，也说明了非历史建筑民房的修缮多么需要建筑师的真正实践，以对抗那些与地气无关的流行风格。

那么，除了可计算的成功之外，有没有比成功更值得问的问题？

在我看来，喜岳·云庐的实践意义，是创始人、建筑师、投资人的因缘和合，这种耦合如果是云庐的成功要素，那么，很遗憾地，云庐的成功不具备复制性。然而，云庐人投注于云庐的态度却是可以学习的，他们的共同特征是——直面真实，不迎合。



云庐餐厅晚间时分的温馨场景
供图：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摄影：苏圣亮

云庐的员工
供图：喜岳·云庐酒店



如果不是因为曲明的个人梦想——在整整三年里，从买材料到施工到招人，专心孕育这个“孩子”，云庐不会这么个性鲜明地存在。如果不是汪莹和宇扬从真实世界出发——真实调研酒店民宿市场，真实顺应在地营建，云庐的建筑和空间不会呈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的整体生命力。如果不是周欣的个人梦想与在地产生更有机的连接——双向的真实互助、真实包容而孕育内生力量，云庐不会以更大的心量完善它在生命历程中与这个世界的关系。

云庐是慢慢长出来的，就像生命体一样。你会问生命体是否成功这样的问题吗？正如周欣所言：“如果想的只是商业模式和利润，很多时候动作会扭曲和走形，最后商业模式也无从谈起。”

生命体有不断完善其自身的宿命与责任。而自我与世界的关系，是完善自身的全部功课。云庐也是一样。

“非常之常，非凡之凡”这个题目，起源于身历现场时阳朔山水的非凡感与土坯房的日常感的对照。无论喜岳·云庐是在非常中走了一条常道，或在日常平凡中坚守出了不常与不凡，它都走上了与这个世界有更好的联结这条路。